

“互联网+”时代的全球化和地方性

——2014英语文学年度报告

匡咏梅

内容提要 2014年的英语文学小说，一方面得到市场的支持，主要文学奖都纷纷增加奖金额度，一方面得益于互联网的发展，大量的青年作家或自建网络或通过众筹出版作品或自觉利用网络平台宣传作品；一部分作家转向二十世纪的历史，用今天的眼光反思过去；一部分作家致力于创新，不断地探索文学的新的可能性；移民作家一改之前偏爱的文化冲突主题，更愿意从母国的历史经验中寻找小说的素材。总的来说，文学创作的活跃中孕育着新的动力，经过消化处理的当下现实也反映在文学小说的创作中。

关键词 扩张的文学奖 互联网+写作 社会话题 历史想象 移民小说

全球化时代不断扩张的英语文学奖

对于2014年的英语文学创作界来说，最重要的变化莫过于作为风向标的曼布克奖对外扩张。针对新世纪以来英语文学创作的跨国趋势，曼布克奖委员会积极地调整了自己的评奖体系，先是在2012年砍掉了定位不明的布克国际奖，同时又把曼布克奖对美国作家开放。这一变化，意味着一个大的地区文学奖项从此以后要面对所有的英语文学，其扩张的野心可见一斑。扩张的背后有跨国资本抢占优质出版资源的考虑，但在另一侧面也反映了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文学创作融合的趋势。与这股整合的力量相反的努力，则是各地区对自身地方性的重视。面对曼布克奖的挑战，英联邦各国纷纷加强了应对，大力扶植本国原创作品。加拿大把自家的吉勒文学奖奖金从五万加元翻到十万加元，澳大利亚在前首相陆克文的倡导下，设立了首相文学奖，从2012年开始，用六万美金的高额奖金网罗优秀的本国原创作品。其他的一些组织，如著名的弗里欧出版公司2013设立了弗里欧文学奖，奖金一万英镑，奖励更加纯粹的“纯文学”作品；英国伦敦大学金匠学院，2013设立了金匠奖，奖金一万英镑，奖励探索性的作品。这些不断扩张的老文学奖和奖金丰厚的新文学奖，极大地刺激了英语原创文学的发展，为英语文学的繁荣做出了贡献。

从2014年主要的文学奖获奖作品来看，作家们重视的依然是“个体经验”以及展现这种个体经验的“新写法”，更多的作家喜欢从二十世纪的历史中寻找题材。从主题上看，无论是写历史的还是写移民经验的，基本上都是对当下世界各类群体的精神困境做出了回应；从年龄上看，除了个别老作家，获奖者的主力基本上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甚至是“八〇后”作家。

2014年的**曼布克文学奖**颁发给了澳大利作家理查德·弗拉纳根（Richard Flanagan，1961—）的第六部长篇《深入北方的曲径》（*The Narrow Road to the Deep North*）。小说取材于二战期间日本强迫澳大利亚战俘修建泰缅铁路的历史，透过战俘营中的苦难以及主人公在战后“表演”战斗英雄的经历，探讨了“人性的自由和奴役”的主题。主人公多里戈·埃文斯是个来自塔斯马尼亚州的军医，凡夫俗子一个，战前与自己叔叔的妻子有不伦之恋，被俘后为活命带领战俘们与日军周旋，以致战后回国后被奉为英雄。小说花了三分之二的篇幅表现战俘营生活的残酷和主人公对情人的思恋，对日本军官的刻画也并非脸谱化。在战争面前，一个虐待俘虏的日本军官可能恰恰是松尾芭蕉优美俳句的爱好者。曼布克奖的评委A.C.格瑞林因而评论说：“这是一部关于爱情和战争的小说，关乎战争，却又不是真正的战争小说，而是关于人的小说。”^①

与此次曼布克奖没有选择入围的美国作家不同，同样面向全部英语小说的第二届**弗里欧文学奖**颁发给了孟加拉裔美国作家阿希尔·夏玛（Akhil Sharma，1971—）的《家庭生活》（*Family Life*）。小说写的是印巴裔英语作家的传统题材：移民经验和“美国梦”的破裂。小说从1978年印度德里的米什拉一家写起，写了米什拉太太带着孩子在邻居羡慕的眼光中去美国和丈夫团聚，写了他们一家最初的“美好”生活却因大儿子在游泳池受伤致残而陷入生活的困境，写了在失意中借酒消愁的丈夫、没完没了抱怨的太太以及小儿子天真的祈祷。小说带有很强的自传性，把一个印度家庭在美国的生活描写得淋漓尽致。

致力于探索文学新可能性的**金匠奖**颁发给了苏格兰女作家阿莉·史密斯（Ali Smith，1962—）的小说《何以成双》（*How to be Both*）。她的这部小说还获得了**科斯塔奖**，入围了曼布克奖的短名单。阿莉·史密斯是个写作技艺高超的作家，其小说以充满巧合和意外的情节、多变的视角以及文字游戏见长。《何以成双》同样挑战了常规叙事，以两个无需按顺序阅读的故事作为主要结构，任由读者看着办。其中一个故事讲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弗朗西斯科·德尔·科萨，另一个讲的则是少女乔治

^① “The Narrow Road to the Deep North—2014 Man Booker Prize Winner”, <http://www.themanbookerprize.com/feature/narrow-road-deep-north-2014-man-booker-prize-winner>

娅在丧母后的压抑生活。乔治娅想为科萨写传记，与此同时，画家也穿越到二十一世纪，暗中打量着女孩。在阿莉·史密斯的眼里，这两个人物是互为镜像的：同是雌雄同体，同样经历丧亲之痛，陷入回忆不能自拔。小说出版后，有评论注意到它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奥兰多》的相似之处^①，但这样以形式为王的小说是否能真正让读者买账，谁也说不清楚。

比起上述三种更关切总体英语文学创作的文学奖，英联邦其他国家的文学奖则更重视本国的文学创作。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以其“地方特色”明显的创作抵抗了英语文学内部大一统的趋势。

加拿大的**总督文学奖**颁发给了拥有美国国籍的加拿大原住民作家托马斯·金（Thomas King, 1943—）的《乌龟的背》（*The Back of the Turtle*）。今年七十一岁的托马斯·金是个资深环保主义者，在他看来，今天的环境问题比二十年前更为严重，因此，利用文学的方式来讨论环境恶化的问题尤其迫切。《乌龟的背》写一个出门在外的科学家回到母亲所居住的土著人保留地，却发现保留地已经因环境恶化不得不废弃了。通过这一家人的故事，托马斯·金似乎想唤起读者对于污染问题的重视，同时也反思了现代化的生活和大工厂的方式是不是可持续的问题。

加拿大的**吉勒文学奖**颁发给了加拿大作家肖恩·迈克尔斯（Sean Michaels, 1982—）的小说处女作《我们指挥家》（*Us Conductors*）。小说以特雷门琴的发明者苏联人列奥·特雷门和立陶宛演奏家克拉拉·洛克莫尔的生活为题材，从1920年代喜气洋洋的纽约写到了苏联治下沉闷压抑的彼得堡和艰苦可怕的古拉格，时空和季节不断地转换。评论认为，作为职业乐评人，迈克尔斯对音乐细节的把握十分细腻，以至于让人感觉音乐都要从书页中飞出来了。^②

澳大利亚的**迈克尔·弗兰克林文学奖**颁发给了女作家埃维·怀尔德（Evie Wyld, 1980—）的小说《众鸟齐歌唱》（*All the Birds, Singing*）。埃维·怀尔德是澳大利亚最近几年最为耀眼的青年女作家，出生于澳洲，成长于英国，自2009年出版处女作《火后微弱的声音》受到普遍关注后，创作势头一直不减。《众鸟齐歌唱》是她的第二部小说，显示出了她高超的驾驭故事和语言的能力。小说通过一个孤独的牧羊女在一个无名小岛上的牧羊生活以及她对澳大利亚故乡的回忆，讨论了一个精神救赎的问题。有评委认为，怀尔德的这部作品可以和蒂姆·温顿相比较。和温顿的小说一样，怀尔德的作品也体现了某种“澳大利亚性”。

① 芮小河《2014年曼布克文学奖述评》，《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5年第1期，第94页。

② 参见肖恩·迈克尔斯的个人网站：<http://www.seanmichaelwrites.com/>

澳大利亚**首相文学奖**颁发给了老作家亚历克斯·米勒（Alex Miller, 1936—）的小说《煤溪》（*Coal Creek*），该小说出版于2013年底，通过小镇青年博比的故事，再现了米勒的老家昆士兰州山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生活状况。

百利妇女小说奖（原橘子奖）颁发给了英国女作家艾米尔·麦克布莱德（Eimear McBride, 1976—）的处女作《女孩都是半成品》（*A Girl is a Half-formed Thing*）。

短篇小说奖方面：非洲**凯恩文学奖**颁发给了肯尼亚女作家奥奎丽·奥杜奥尔（Okwiri Oduor, 1988—）的短篇小说《我父亲的头》（“My Father’s Head”）；**BBC短篇小说奖**颁发给了美国女作家莱昂纳尔·施莱弗（Lionel Shriver）的短篇小说《基利菲小溪》（“Kilifi Creek”）；**弗兰克·奥康纳短篇小说奖**颁发给了柯林·巴雷特（Colin Barrett, 1972—）的短篇小说集《年轻的皮肤》（*Young Skins*）。

互联网思维下的小说处女作

2014年，越来越多的作家尝试利用互联网做文章。众筹是个利用互联网聚集出版商和读者的新方式，在这一年，亦被或严肃或小众或畅销的作家们所利用，其中不乏有众筹成功的作品进入主流评论家的视野。

2014年，英国作家、社会活动家保罗·金斯诺斯（Paul Kingsnorth, 1972—）的小说处女作《苏醒》（*The Wake*）通过Unbound网站众筹成功，并进入了年度的布克奖长名单，一度引发了人们对互联网自助出版的关注。金斯诺斯曾任《环保主义者》副主编，在牛津上大学期间就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写作关心的话题是地方、自然和环境。因为经常在媒体上露面，并刻意经营自己的网站和社交媒体，金斯诺斯拥有众多的粉丝。在他看来，互联网极大地改变了出版业和小说的创作生态，如果不通过众筹，没有人敢冒险出版他的这本小书。的确，金斯诺斯的《苏醒》背景设置在1066年诺曼入侵期间，写了几十年的战争和地下抵抗活动。小说刻意模仿中世纪的语言，甚至中世纪的装订方式，很难想象，这样一本小众的书出版商怎么敢出？！为了宣传自己的书，金斯诺斯还专门拍了个短片，发到视频网站上吸引投资^①。翻看金斯诺斯的网站，读者会发现他对互联网的开发远远不止这些。他的网站上几乎有各种各样的植根于互联网的写作衍生品，除了作者介绍、书、文章、诗歌、黑山计划（作者的社会活动之一）、博客、社交网络链接和个人联系方式之外，还有收费的写作授课（在线有

① 参见金斯诺斯的个人网站：www.Paulkingsnorth.net

偿授课)。他的“写作班”分级收费,对于初学者、提高者、各种文体都可以指导。比如,一级学员,看四千字的文章,或者两首诗,收费六十磅,作为老师,保罗·金斯诺斯提供三个周的邮件答疑和详细的批改。

其他的出生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作家,虽然没有做得像金斯诺斯那么彻底,对于小说的“经营”却丝毫没有马虎。大多数的青年作家都有自己一级域名的官方网站。网站上几乎集成了所有关于作家本人和作品的介绍以及相关评论甚至购买链接,尤其是刚刚出版了处女作的作家,为读者提供直接的信息成了不二选择。

以2014年科斯塔奖最佳处女作奖的获奖作品——爱玛·希利(Emma Healey, 1985—)的小说《伊丽莎白消失了》(*Elizabeth is Missing*)为例,只要登上她的个人网站<http://emmahealey.co.uk>就会发现,上面不仅有作者的访谈,各大报刊的评论及其链接,还有博客和网络评论的链接,购书网站的链接。显然,新一代的作家更知道如何和读者互动,知道怎么宣传自己的作品并迅速地挤入主流作品的行列。爱玛·希利2011年才拿到东英吉利大学的创意写作硕士,2014年即写出一部让人刮目相看的处女作小说。作为一名新作家,她火箭般的成名速度和写作成熟度未免让老一辈作家大跌眼镜。在这本处女作中,爱玛·希利写了一个名叫莫德的健忘老太。老太已经到了靠纸条提醒自己不忘事的年纪,却因为老友失踪而竭尽全力去调查,甚至由此及彼调查起自己的妹妹在二战后失踪的疑案。她的健忘和她的执着令人忍俊不禁,小说虽然是处女作,却写得娴熟老练,深受评论家们的肯定。但即便如此,在出版物泛滥的二十一世纪,好作品如何为人所知也成了一门学问。

过去,新作家的首作发表权通常掌握在经纪人手中,今天,越来越多的青年作家自己亲自上阵与读者互动,先积累粉丝,再谋求出版。上文提到的获加拿大吉勒文学奖的肖恩·迈克尔斯,他的个人网站<http://www.seanmichaelwrites.com>简直是个作家自媒体的典范。从博客脸书到推特到所有的乐评链接和新书指南以及消息发布,迈克尔斯几乎是全方位地“经营”着自己线上和线下的写作和阅读。迈克尔斯出生于魁北克的蒙特利尔,曾创办过加拿大最早的乐评博客,在为报刊写乐评的同时,在线上积累了众多的粉丝,这或许也是他的处女作可以同时获得评论界和读者认可的原因。

孟加拉裔英国作家齐亚·海德爾·拉赫曼(Zia Haider Rahman, 1971—)的小说处女作《就我们所知道的》(*In the Light of What We Know*)进入了第二届金匠奖的短名单,出版后受到好评。因为互联网的发达和国际版权贸易的畅通,几乎在出版的同时已经翻译成七种语言。拉赫曼出生于孟加拉的锡莱特,为逃避战乱尚在襁褓间即随父母移居英国。小说有自传的成分,以两个南亚裔的名校毕业生的故事为主线,探讨

了爱、占有、科学和战争等一系列大问题。与上述作家相似，拉赫曼的个人网站<http://ziahaiderrahman.com>内容丰富，几乎是在全方位地宣传他的这本处女作。

当然，这些都是青年作家里走得比较超前的人，在他们之外，还有一些人并不那么钟情于互联网。澳大利亚女作家菲奥娜·麦克法兰（Fiona McFarlane，1978—）就是个不太爱上网的女作家，与爱玛·希利等“八〇后”作家的刻意经营相反，麦克法兰更像是个女学霸式的人物。她在剑桥大学拿到文学博士学位后，又到美国学习艺术。2014年的新作《夜晚的来客》（*The Night Guest*）是她的第一部长篇，主人公与爱玛·希利的小说一样也是一位老太太。老太太独自住在新南威尔士州某海滩的一座偏僻房子里，每天夜里都觉得有只老虎在她的房子外面徘徊，因而焦虑万分。政府出钱雇了一个钟点工每天来给她帮忙，老太太就给钟点工讲过去的故事。麦克法兰描写了老太太衰退的记忆力以及钟点工的复述，似乎通过她们的对白探讨身份和记忆到底不可靠的问题。也许人人心中都有只“老虎”，但“老虎”的幻影到底预指着什么？麦克法兰没有讲清楚，只是把这些问题抛给了读者。

谈到2014年的优秀处女作，不得不提的还有爱尔兰青年小说家柯林·巴雷特（Colin Barrett，1972—）的短篇小说集《年轻的皮肤》。该小说不仅获得了《卫报》处女作奖，还获得了弗·奥康纳短篇小说奖。巴雷特小说中的每个故事都以爱尔兰的某小镇为背景，主人公一般都是流连于酒吧的底层民众，人人都有一段不愉快的往事。小说中有非常多的爱尔兰俚语，据说连美国读者都需要查字典。与很多高调混迹于互联网的青年作家不同，除了未能免俗的“脸书”，巴雷特似乎不玩个人网站。这恐怕是他在四十三岁“高龄”才发表处女作的原因吧。

摆脱了“地域性”的澳大利亚文学

最近几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文学在英语文学中表现突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文学逐渐走出“地域”限制，逐渐成为了一个以书写“地方性”为主要倾向的“中心”。连续两年的曼布克奖都落在了大洋洲，2013年的曼布克奖颁发给了1981年出生的青年作家埃莲诺·卡顿的《发光体》，2014年的曼布克奖颁给了澳大利亚作家理查德·弗拉纳根的《深入北方的曲径》，这样的成绩，在曼布克奖全球扩张的背景下是很不容易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本土作家的创作实力可见一斑。

2014年的澳大利亚文坛，新老作家都拿出了自己的作品。两届布克奖得主彼得·凯里（Peter Carey，1943—）出版了小说《失忆》（*Amnesia*）；与弗拉纳根齐

名的西澳作家蒂姆·温顿 (Tim Winton, 1961—) 出版了小说《巢》(Eyre); 澳大利亚的女作家近几年来也表现出色, 2013年的迈克尔·弗兰克林文学奖, 开出了一份全女性短名单, 2014年, 获得迈克尔·弗兰克林奖的是女作家埃维·怀尔德的《众鸟齐歌唱》。进入短名单的有三位女作家, 分别是有土著、白人和华人血统的亚力西克斯·赖特 (Alexis Wright, 1950—) 的小说《天鹅书》(The Swan Books)、青年作家考瑞·泰勒 (Cory Taylor) 的小说《我的英俊敌人》(My Beautiful Enemy) 和菲奥娜·麦克法兰的《夜晚的来客》。

彼得·凯里是澳大利亚的文坛老将, 两届布克奖的得主。2014年, 他的第十六本小说《失忆》, 取材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澳大利亚工党领袖惠特拉姆执政时期的一段历史。小说的主人公加比出生于1975年11月, 他出生的那天, 澳大利亚总督正在电台上号召选民们推翻惠特拉姆的合法政府。加比的母亲是演员, 父亲是工党政治家, 他们因为参加了早期的互联网拓展计划而双双入狱。小说的前半部分由精力无限的自由派记者菲利克斯·摩尔讲述, 在他的采访调查中, 读者不仅了解了加比的外祖母和母亲, 了解了当代澳大利亚历史上那些被遗忘的小插曲, 也了解了体制的腐化和尚处于草创时代的计算机。跟凯里的很多作品一样, 《失忆》也是一部颇有超现实魔幻色彩的作品, 他夸张的快速的写法令这部小说在讽刺的同时生气勃勃。

蒂姆·温顿的小说最显著的特色就是他的“地方性”, 他的小说一向以表现西澳地域生活为标志, 新作《巢》也不例外。小说的背景设置在西澳港口城市弗雷曼特尔, 这里以石油、天然气和各种矿产闻名。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 矿业的发展和环境的破坏形成鲜明的对比。主人公汤姆·基利一度致力于环保事业, 为保护湿地和野生动物奋斗, 但他的结局却是失业和落魄。小说通过汤姆·基利帮助小男孩凯一家解困的过程, 展现了一个物欲横流的工业社会的场景。

亚力西克斯·赖特是澳大利亚著名的土著女作家和捍卫原住民权利的社会活动家, 2006年的小说《卡彭塔利亚湾》, 以犀利的笔锋描写原住民与代表科技世界的矿业公司之间的斗争, 出版后已经成为世界环境文学中的名著。2014年, 在新作《天鹅书》中, 赖特继续了她在上一本书中的主题, 以未来地球的气候变化为大背景, 探讨了人在灾难面前的道德选择。小说还是以她祖先世居的卡彭塔利亚湾的草原开始, 写了一群生活在沼泽地船只上的气候难民。赖特在小说中穿插了大量的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 同时把这些避难者的命运和气候变化以及土著权益问题连结起来。

考瑞·泰勒以前主要是写儿童文学和剧本, 近年来才开始了小说创作。2014年的新作《我的英俊敌人》, 以二战期间澳大利亚的日军战俘收容所为背景, 写了一个澳

大利亚的士兵和一位日本看守之间的“爱情”。小说把同性恋写得很浪漫，很难想象这出自一位女性作家之手。小说也进入了迈克尔·弗兰克林奖的短名单，但比起弗拉纳根的二战书写，泰勒的作品则显得弱很多。

创新和实验性作品

2014年，秉承现代主义的传统，用意识流方式来创作小说的作家，有两位值得关注。在小说创作方法如此多样的今天，呓语般的讲述依然有市场，的确令人叹为奇观。这两本小说，一本是英国作家威尔·塞尔夫（Will Self, 1961—）的小说《鲨鱼》（*Shark*），一本是爱尔兰女作家艾米尔·麦克布莱德（Eimear McBride, 1976—）的小说《女孩都是半成品》（*A Girl is a Half-formed Thing*）。

塞尔夫写意识流小说并不稀奇。在《鲨鱼》的前一本《伞》（2012年布克奖提名作品）中，精神病医生巴纳斯就对一个脑炎患者进行过治疗，那位叫奥德丽的女病人的故事中，交织着她的两个哥哥在一战前和一战中的经历。《鲨鱼》算是续曲，这次，巴纳斯医生面对的是一个幸存老兵艾文鲁德。艾文鲁德曾经服役的巡洋舰在二战期间被日军鱼雷击沉，舰上的一千二百名士兵仅有三百一十七名死里逃生。事发海域鲨鱼出没，小说里人鱼大战的场面惨不忍睹。四百八十页的意识流迸发，没有章节，没有标点符号，没有段落划分，人物完全由各自的语言组成。对此，塞尔夫有自己的理由，他认为，支撑作品存在骨架般的精髓部分就是思想和对话。因此，小说务必去除陈词滥调，“你说”，“他说”皆不需要。^①

艾米尔·麦克布莱德的小说《女孩都是半成品》出版后受到评论界的热捧，并战胜丹娜·塔特的《金雀翅》，获得了2014年的百利妇女小说奖。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一个爱尔兰女孩，用第二人称对着被脑瘤夺去生命的哥哥倾诉，倾诉她自己的童年生活、校园生活、大学生活、祖父之死等等。作者通过大量的内心独白来展示女孩独特的内心世界。整部小说，句子支离破碎，语言暧昧含混，风格上有点像贝克特和乔伊斯，麦克布莱德也因而被评论界认为是“新都柏林人”的代表之一^②。

除了以上两部作品，还有一部作品因为通篇都是对话而受到关注。瑞切尔·卡斯克（Rachel Cusk, 1967—）的小说《大纲》（*Outline*）是2014年颇受好评的作品之一，获得了年度的金匠奖，并进入弗里欧文学奖的短名单。小说的叙述者是一个英语

① 章燕《〈鲨鱼〉来袭——评英国作家威尔·塞尔夫新作》，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5年第2期，第77页。

② 见Keith Hopper的文章“New Dubliners”，<http://www.the-tls.co.uk/tls/public/article1418297.ece>

作家，她飞往雅典在一个写作班上带了几节课。第一天课上，叙述者要求十个参加写作班的学生讲述一下他们来的路上注意到了什么，小说即由老师和十个学生的对话组成。通过这十组对话，学生们的外在观察和内在评判逐渐形成了本书的“大纲”，单个的故事和人物素描也因此有了一种内在的统一性。整本小说构思巧妙，沉闷的课堂就是小说本身，但小说到底是该怎么写？老师似乎并没有给出答案。

老作家们的题材开拓

过去的一年里，出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前的老作家们都有新作出版，题材上五花八门，从社会到历史，从家庭到爱情，从犹太人到女人，不一而足。值得关注的作品有：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 1948—）的小说《儿童法案》（*The Children Act*）；英国作家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 1949—）的小说《兴趣带》（*The Zone of Interest*）；加拿大女作家弗兰西斯·伊塔尼（Frances Itani, 1942—）的小说《讲述》（*Tell*）；英国作家霍华德·雅各布森（Howard Jacobson, 1942—）的小说《J》（*J*）；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Colm Toibin, 1955—）的小说《诺拉·韦伯斯特》（*Nora Webster*）。

伊恩·麦克尤恩是当代英国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他和马丁·艾米斯以及朱利安·巴恩斯一度被称为“英国文坛的三剑客”。麦克尤恩早年的作品风格暗黑，近些年来作品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中的各种问题。2014年的新作《儿童法案》聚焦于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关系，通过一个法官的判案来讨论家庭生活、法律和宗教之间的冲突。小说主人公菲奥娜·梅伊是一名高级法院的法官，主要负责民事案子。她工作努力，但家庭不幸，走了三十年的婚姻面临崩溃。与此同时，她手头的一个案子也颇为棘手：一个英俊的十七岁男孩亚当，身患绝症却因宗教原因拒绝输血。法院该怎样在科学和宗教之间做出判决？世俗的法庭是否应该凌驾于宗教信仰之上？菲奥娜决定去医院拜访亚当，这次见面不仅唤醒了她深藏在内心深处的情感，也唤起亚当对生活新的激情。麦克尤恩以小说的方式支持了英国1989年颁布的《儿童法案》，认为儿童的权益至上，基于宗教立场而拒绝医疗救助是“极为邪恶和残忍”的行为，整部小说对于理性、科学和道德的探索反映了麦克尤恩作为一名作家的社会情怀。

马丁·艾米斯1991年曾写过一个以纳粹集中营为背景的小说《时间箭》，用倒序的手法写了一个纳粹军医的一生。虽然大多数的论者都在着眼于小说的形式，但从作家本人来说，他无疑花了大量的时间做材料的准备。如今，材料又发酵了三十多年，

他2014年出版了第二部以纳粹集中营为背景的小说《兴趣带》，遗憾的是出版后负面评论不少。小说秉承了马丁·艾米斯爱创新的习惯，让三个纳粹集中营中的叙述人轮番自白：一个是花花公子式的党卫军军官盖洛·汤姆森，一个是有数字控倾向的疯癫指挥官保罗·多尔，一个是专门把自己同胞送进毒气室并搜刮其“财富”的特别行动队队长苏穆尔。盖洛和保罗的太太汉娜偷情，这就是很多评论所谓的“爱情故事”，但在奥斯维辛这个人间地狱里，任何形式的自恋和“爱”都是矫情。本书的目的与其说是关注“爱”，还不如说是关注“恶”的常态化和“爱”的荒诞化。马丁·艾米斯的立意很高，在小说的后记中，他引用犹太美国作家迈克尔·伯恩斯坦的话说，对待纳粹种族灭绝政策是理解我们自身的核心所在，但评论家对他的美意却并不领情，迈克尔·霍夫曼在《伦敦书评》上撰文称，这本小说什么都不是，貌似有历史依据的底层背景材料和没有价值的上层小说结构，造成了一种华而不实的效果，走的简直是好莱坞电影的路数。^①

弗兰西斯·伊塔尼是加拿大久负盛名的老作家，写诗、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她的作品数量虽然不多，但写作质量上乘，一直为人所称道。2014年6月，译林出版社同时出版了她新世纪后的两本长篇代表作《失聪》（2003）和《忆骨》（2007）。《失聪》当年获得了多项文学奖项，写了一个因病失去听力的五岁小女孩格拉尼亚长大成人并找到爱人吉姆的故事。2014年的新作《讲述》是作家的第六部长篇，进入了当年的吉勒奖短名单，算是《失聪》的续曲。格拉尼亚的姐姐特雷斯的丈夫凯南从战场上回来，心理疾患严重，除了在深夜到小时候常去的荒凉海滩发呆，其余大部分时候都是宅在家里。特雷斯求助姑妈马吉，马吉夫妇的婚姻也遇到了麻烦。过去的创伤怎么治愈，心灵的疤痕如何抚平，新的生活怎么开始，这是小说要探讨的问题。伊塔尼的文风哀而不伤，用词简单准确自然，备受吉勒奖评委会的好评。

英国小说家霍华德·雅克布森有他独特的题材系统：他是以“幽默”笔法讨论英国犹太人问题的小说专业户。2010年布克奖获奖作品《芬克勒问题》，以亦庄亦谐的语言展现了伦敦犹太人的生活境况，让读者在笑声中去认识犹太人的身份认同、反犹主义等一系列严肃问题。2014年的新作《J》则更是把犹太人直接简化成一个符号J。在距现在十几年后，政府出台各种政策掩盖犹太民族的存在。政府旨在控制人们的思想，禁止使用互联网，鼓励告密者。主人公凯沃恩·科恩和女友埃琳抵达首都，发现这里到处可见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和他们的社区，唯有犹太人曾经的聚居地“科恩

① 《伦敦书评》，2014年10月23日，<http://www.lrb.co.uk/v36/n20/michael-hofmann/splashing-through-the-puddles>

城”废弃了。由于人们的集体记忆已经被控制了，没人知道科恩城里的人去了哪里。与《芬克勒问题》类似，小说的讽刺性和寓意性很强，乃至有些评论家把《J》与奥威尔的《一九八四》相提并论。

作为当代爱尔兰文坛的领军人物，托宾的小说在国内多有介绍。2014年的新作《诺拉·韦伯斯特》是他的第十本小说，讲述了一个爱尔兰女人在丈夫因病身故后重塑自身的故事。小说的背景放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四十岁的诺拉·韦伯斯特，丈夫病死，她一个人艰难地拉扯着四个孩子。因为过于想让孩子们生活正常，以至于忽视了他们也有悲痛的需要。在托宾的笔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爱尔兰恩尼斯科西小城的生活得到充分的展现，天主教也被编织到小说的背景当中，基督兄弟会的高中老师，刻板的修女等等，诺拉就是在这种氛围中独自一人获得了新生。有评论说，小说中无处不在的对人性的关照和怜悯锻造了读者难忘的阅读经验。^①

此外，有两位英国女作家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两届曼布克奖得主希拉里·曼特尔（Hilary Mantel, 1952—）出版了短篇集《刺杀玛格丽特·撒切尔》（*The Assassination of Margaret Thatcher*）；罗斯·特里梅因（Rose Tremain, 1943—）出版了她的第五本短篇小说集《美国情人》（*The American Lover*）；还有，为了向前辈致敬，女作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为一直受到文学史忽视的女作家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 1912—1975）编辑了一本短篇集《当你到了那儿，你就会喜欢的》（*You'll Enjoy It When You Get There*）并亲自撰写了前言。

中青年作家的现实关切

比起1960年之前出生的作家和1980年之后出生的作家，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一批作家应该算是当今英语文坛真正的主力军。处于这个年龄段的作家里，大多已经在文坛有一定的地位。各大文学奖的长短名单里，不乏有他们的身影。有一些作家的作品已经在前面的文学奖项里讨论过，有一些少数族裔作家则在后文中详述。

2014年，实力派作家大卫·米切尔（David Mitchell, 1969—）出版了小说《骨钟》（*The Bone Clock*）。米切尔是个喜欢“架空”的作家，他的小说处理的是大时空的“空间片段”，通过各种后现代的拼贴营造出一种不凡的效果，时间跨度上甚至长达一千年（如《云图》）。在他看来：“情节、人物、主题、结构作为构成小说

^① 参见《出版家周刊》相关文章，<http://www.publishersweekly.com/978-1-4391-3833-5>

的四要素，其中表现情节和人物的各种手法已经被前人挖掘殆尽，主题须顺应时代的发展，不是个人所能决定的；留给新作家的，就只有在结构上创新了。”^① 长篇新作《骨钟》的时间跨度为六十多年，从1984年写到2043年，相对独立的六个部分集现实主义和奇幻描写于一体，探讨了有限的生命和无限的时间之间的关系问题。六个章节六百多页，从1984年时十五岁的女主人公霍丽·塞克斯，到剑桥大学的本科生雨果·兰普，到伊拉克的战地记者埃德，到作家克里斯平·赫尔希，到2043年经济萧条下在爱尔兰西部独自抚养外孙女的老年霍丽，跳跃的人物靠文中的蛛丝马迹联系着，彼此的故事交织在一起，显示着某种命运的偶然性。

与大卫·米切尔同年的英国作家爱玛·多诺霍（Emma Donoghue, 1969—）是旅居加拿大的爱尔兰女作家。她的小说以处理同性恋题材和历史题材闻名。2010年，小说《房间》出版，别具匠心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讨论了母爱。2014年，她出版了小说《蛙乐》（*Frog Music*），与《房间》取材于著名刑事案件一样，《蛙乐》也取材于1876年旧金山的一件杀人悬案。小说以此案为线索，再现了十九世纪末淘金热过后旧金山的社会生活。

英国女作家萨拉·沃特斯（Sarah Waters, 1966—）既是一位小说家，也是一位学者。她的专长是十九世纪小说研究，因而她的小说一般以压抑的维多利亚时代为背景，写的多少都是在十九世纪绝对禁忌的女同性恋主题，比如《轻舔丝绒》（1998）和《半身》（1999）等。2014年的新作《房客》（*The Paying Guests*）依然如此，这是一场发生于1922年伦敦的一段婚外恋，主角是二十六岁的法兰西斯和“有夫之妇”莉莉。小说细腻地描写了在社会变化和阶级重组的1920年代女同性恋的心理变化和道德压力，从两个人的计划出逃到莉莉的堕胎到失手打死丈夫，萨拉·沃特斯把游离于主流社会价值观之外的欲望或渴望展现出来，呈现出人性的复杂和多变。

米歇尔·法柏（Michel Faber, 1960—）是当代英国文坛备受瞩目的荷兰籍小说家，出生于荷兰海牙，在澳大利亚长大并读完大学。此前有多部短篇集和长篇小说出版。《新鲜奇事之书》（*The Book of Strange New Things*）是他的第六部长篇小说，写的是另类的星际穿越。在小说中，外星人所谓的“新鲜奇事之书”不过是地球人手中的《圣经》。牧师彼得受雇到外星球传教，与尚在地球上的妻子只能依靠星际电子邮件联系。在彼得传播福音的同时，地球已逐渐濒于崩溃：海啸和地震频发，四处是难民和暴动。彼得不得不在上帝的使命、爱情以及地球家园之间做出选择。小说充满了作家对宗

^① 参见《徐则臣对话大卫米切尔：长篇小说的困局与可能性》，<http://cul.sohu.com/20120817/n350923165.shtml>

教、地球环境和人类困境的思考，展现了法柏作为一名作家特有的社会关怀。

加拿大青年女作家希瑟·奥尼尔（Heather O'Neill, 1976—）2006年以处女作《小犯人的摇篮曲》引起人们的关注，其老练的笔法让人难以置信她只是个三十岁的女作家。2014年，她的第二本小说《星期六夜晚女孩》（*The Girl Who Was Saturday Night*）跟上一部作品的出版一样，受到加拿大主流文学奖的关注。《星期六夜晚女孩》的背景设置在作者从小长大的蒙特利尔，时间是1995年，正值魁北克分裂运动愈演愈烈的时候。小说写了一个明星家庭的分解和破裂，叙述者是昔日歌星的女儿努舒卡·特伦布莱。小说写了家庭的价值所在，在作者看来，家庭的破裂和崩溃也寓意着国家的分离和不幸，每个人都应该对“家庭关系”负有责任和义务，对国家也应如此。

移民作家或少数族裔作家

与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里英语世界少数族裔（或曰移民作家）的崛起不同，近两年英语世界的少数族裔作品显然没有前几年那么火，这在各大文学奖的长短名单里就可以看出。几年前，一个布克奖短名单，来自印度和非洲的作家每年必上，现在的数量则是与年俱减。这并不是说少数族裔的创作水平下降，而是经过他们多年的“帝国反写战”之后，对于自身经验的处理需要一个消化的过程。另外，移民们的第二代已经长大，这些生活在西方的第二代移民作家自然有不同于父辈的新的理解，文化冲突逐渐居于次要位置，但来自母国的故事题材还是出现在这些作家的小说创作中。

2014年，值得关注的移民作家作品有：犹太裔加拿大作家戴维·贝茨莫奇兹（David Bezmozgis, 1973—）的小说《背叛者》（*The Betrayers*）；印度裔加拿大作家帕德玛·维斯瓦纳坦（Padma Viswanathan, 1968—）的小说《从此以后的阿什温·姚》（*The Ever After of Ashwin Rao*）；印度裔英国作家尼尔·穆克吉（Neel Mukherjee, 1970—）的小说《其他人的生活》（*The Lives of Others*）；巴基斯坦裔小说家卡梅拉·萨姆西（Kamila Shamsie, 1973—）的小说《每一块石头中的神灵》（*A God in Every Stone*）。

戴维·贝茨莫奇兹是拉脱维亚裔犹太人，六岁随家人从前苏联移民到加拿大。他的小说在题材上尤为关注前苏联犹太人在出逃后的境遇。《背叛者》是其第二本长篇，写的是出逃到以色列的前苏联犹太人的生活。主人公巴鲁赫·考特勒曾经是前苏联的犹太异见者，一度受人告发入狱，后来背叛了妻子，携年轻的情人出逃，移居到以色列当了议员。当年告发他的克格勃犹太线人坦基列维奇一度“背叛”过犹太人社

区，后来也在犹太复国主义思潮影响下到了以色列。小说通过两个普通犹太人所面临的个人与政治的矛盾冲突，探讨了作为一名当代犹太人的命运和因果关系，具有浓重的马拉默德式的传统道德感。

帕德玛·维斯瓦坦纳是加拿大小说家、剧作家和记者，作品数量不多，创作题材有短篇小说、剧本和长篇。迄今为止只有两部长篇。一部是写于2008年的《一只柠檬的投掷》，一部是2014年发表并进入吉勒奖短名单的小说《从此以后的阿什温·姚》。小说以1984年的印度“金庙事件”为背景，探讨了宗教极端主义和种族主义这两个互相纠缠难以破解的难题。

穆克吉的小说《其他人的生活》是他的第二本小说，背景时间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加尔各答。小说以高什一家三代人的生活，再现了加尔各答中上层家庭的日常生活和贫富分化剧烈的西孟加拉地区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小说的开篇，劳工尼塔·达斯不堪忍受食不果腹的生活，在杀死了妻子和孩子后自杀。与此同时，作为富裕阶层的高什一家却在享受着华服、进口产品和西方音乐。贫富的巨大差距造成了社会的对立和动荡，有产者高什一家却为了财产没完没了地算计。穆克吉用传统现实主义的手法，把高什一家放置在社会动荡的大背景下，展现了印度这个发展中大国在摆脱殖民统治后艰难发展的历程，同时也探讨了印度社会民主与社会公平之间复杂的关系。

卡梅拉·萨姆西的新作《每一块石头中的神灵》抒写的同样是印度次大陆的历史变迁，但是跨度更广。小说以英国女人薇薇安与几个印巴人的友谊和爱，再现了二十世纪中期印巴次大陆的社会历史。1914年6月，薇薇安在土耳其的一个考古现场爱上了巴基斯坦裔的考古学家塔桑，但一战爆发，两个人各奔东西。与此同时，印度青年加尧姆为了表达自己对帝国的忠诚，毅然参加英印军队赴欧参战。战后，薇薇安去了印度，希望能找到塔桑，在火车上认识了加尧姆的弟弟纳吉比。她帮助纳吉比辅导功课，帮助加尧姆恢复生活的信心，与兄弟俩结成了深厚的友谊……这是一个关于友谊、正义和爱的小说，跟随着薇薇安的足迹，读者横跨全球，进入到了失落的帝国的核心，让我们注意到在历史的喧哗中应该牢记的东西。

在非洲英语文学中，肯尼亚女作家在2014年表现突出。前些年，在非洲的英语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一般是尼日利亚作家，如青年作家**海伦·奥耶耶美**（Helen Oyeyemi, 1984—），2014年，她出版了小说《男孩、白雪和小鸟》（*Boy, Snow, Bird*）；但近些年来，肯尼亚作家，尤其是肯尼亚女作家群体的创作令人瞩目。2014年的凯恩文学奖颁发给了年仅二十六的女作家**奥奎丽·奥杜奥尔**的短篇小说《我父

亲的头》，评委会认为奥奎丽把失去父亲的哀伤用“诗一般的语言”写了出来，感人至深；另一位2004年凯恩奖得主的“老将”伊冯娜·阿迪亚姆博·奥乌（Yvonne Adhiambo Owuor, 1968—）在2014年也出版了她颇受好评的新小说《灰烬》（*Dust*），该小说入围以反商业著称的新文学奖弗里欧文学奖的短名单。

海伦·奥耶耶美今年虽然只有三十一岁，却早已是个成名的作家。新作《男孩、白雪和小鸟》写的是母女关系和肤色问题，主题上让人联想起托尼·莫里森的小说《最蓝的眼睛》。小说中的母女，名字都充满了寓意。母亲博埃·诺瓦克（Boy Novak）在1953年冬天偶然来到了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小镇，在那里嫁给了当地的一个鳏夫，成了他美丽的女儿斯诺·惠特曼（Snow Whitman）的继母。博埃从来没把自己和传说中的恶后妈联系起来，但当小女儿出生后，魔咒似乎在她们身上发生了。黑皮肤的小女儿伯德（Bird）嫉妒姐姐的白皮肤，揭发斯诺是非洲裔美国人，只不过是因为肤色浅而被误认为白人罢了。母女三人之间，博埃、斯诺和伯德面对镜子的无情，不由地追问，一张面皮到底能具有怎样的力量。

奥马的小说《灰烬》，通过一个年轻人之死，描绘了肯尼亚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动荡历史。2007年末，肯尼亚政坛因为选举舞弊发生骚乱，几百人丧生。青年才俊奥迪迪在内罗毕的骚乱中被射杀。他的死给全家带来巨大的悲伤，父亲和姐姐在安葬他的过程中回顾了他们在肯尼亚的生活历程。小说围绕一家人的活动，串联了整个二十世纪后半叶的肯尼亚历史。

结 语

纵观2014年的英语文学创作，从文学奖的扩张到各种新出版方式的出现，都多少预示了文学在新的历史阶段的一种微妙的走向。竞争越来越激烈，互联网和文学出版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文学受众的阅读越来越多元，非小说读者群增多。在日新月异的科技时代，文学的未来会是怎样的？这不得不成为值得文学研究者关注的一个命题。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外文所

责任编辑：杜新华